

月饼的故事

海南·臧世翀

傍晚,十岁的儿子放学回来,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,就去开厨柜,发现没啥可吃的,又打开了冰箱,左看看,右瞅瞅,里面虽然有不少糕点,却找不到乐意吃的东西。

“儿子,饿了?中秋节快到了,妈妈才买了五仁月饼,你先吃点,垫巴垫巴,一会儿,饭就好了。”说着,我到柜台前,打开包装,拿出了一块月饼。

“我不喜欢吃月饼。”儿子瞅都不瞅一眼。他宁肯饿着。

晚饭,儿子大口大口吃着菜包子,那个香啊!

睡前,我看着柜台上儿子不屑一顾的月饼,不由得想起自己儿时的一段往事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初,我们家里很穷,老少三辈8口人,全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养活,吃顿细粮简直就跟过年差不多。

那时,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月饼了。每当看到月饼,简直使我垂涎欲滴,因为只有过中秋节才能吃上月饼。

有一年,离过节还有好长时间,我就站在炕沿上把日历牌从墙上摘下来,让妈妈翻到中秋节那一天。我将这一页小心

地折上。从此,每到清晨,我从炕上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撕日历。离中秋节越近,我想吃月饼的欲望就越强烈。

终于盼到了中秋节。吃完早饭,妈妈收拾完碗筷,我就催着她上街。

妈妈打开箱子上的锁,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红布包,小心地打开,取出几张小额的钱,揣进了内衣兜里,扯着我去了商店。

我翘着脚,仰起头,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。妈妈先付了钱,营业员阿姨从箱子里拿了两块月饼,用包装纸麻利地包好,递给了妈妈。

路上,我一只手拽着妈妈的衣襟,一只手小心地托着月饼,生怕掉到地上,还不时凑到鼻子上闻闻。

到了家,妈妈接过月饼,俯下身子对我说:“孩子,等到了晚上,月亮出来时,咱们再吃月饼,好吗?”我看了看妈妈,又瞅了瞅月饼,咽口水,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

那天,我再也没心思去玩了,老是惦记着月饼。趁妈妈到邻居家里的空,我偷偷地将包取出来,打开,拿着月饼看了又看,闻了又闻……

总算等到了傍晚,月亮好歹从山后爬了上来,大大的,圆圆的,把大地照得通明。

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了月饼,一瞧,纸包变了形,不由得瞪了我一眼。我不好意思地伸了一下舌头,做了个鬼脸。妈妈打开包,见月饼一点也没少,笑了。妈妈让大姐把菜刀拿来。我们兄弟姊妹把妈妈团团围住,都伸长了脖子定睛看着。那月饼虽然粗糙,而且烙得有些糊了,但十分诱人。妈妈将其中的一块月饼切成了4块,分别给了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和我。接着,又把那块月饼切成两块,让我把其中的一块送给坐在炕上的奶奶,另一块给了最小的弟弟。大姐懂事,问妈妈:“你跟爸爸呢……”妈妈抚摸着她的头说:“我和你爸爸都不喜欢吃月饼。”“妈妈,尝一尝吧!”大姐把月饼往妈妈嘴边送。妈妈急忙用手挡住了。

我分的那块月饼,三口两口进了肚。然而姐姐们却一小口一小口咬着,细嚼慢咽,品尝着滋味。我眼巴巴瞅着,后悔自己吃得太快。

除了奶奶以外,三姐是最不舍得吃那份

月饼的了,直到第二天还有小半块。上学前,她用纸包了又包,趁我没注意藏了起来。

姐姐们都去上学了。妈妈抱着弟弟也出去串门了。我翻箱倒柜,到处找三姐的那块月饼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终还是在在一个角落里被我发现了。我拿出来,看了半天,忍不住咬了一口,随后赶忙包起来放回原处。

三姐放学回来,扔下书包,第一件事就是拿她的月饼。当打开纸一瞅,月饼明显少了,啥话没说,就呜呜哭了起来。妈妈急忙奔过去。我趁机溜出了屋外,听着三姐的哭诉,透过玻璃窗,我分明看到妈妈背过身去,扯起了衣襟在擦眼睛。

“三呀,过来,奶奶的这块月饼给你,别哭了。”奶奶在炕上呼唤着。

……

两块月饼,对当今的孩子来说,会不以为为然,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是如此珍贵。直到现在,那两块月饼的往事,仍历历在目。

如今,品尝着各式各样的月饼,无论如何也没有那时的香甜了,但每每看到月饼,常常会引我无尽的遐思……

云飞雾绕九华山

安徽 钱鸣摄



诶,不是跟你说了嘛,不要叫我股长,叫我老朱。

你还没我大呢。郁股长说,怎么能叫你老朱呢?

我说你怎么也学会官场中的那一套了,俗不俗啊?朱股长一脸的不屑,说,别说是个破股长,就是当了局长县长那又怎么样,在我眼里大家都是平等的人。

有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。

人家是人家,我是我。

朱股长的诚挚让郁股长在心里为他点了个大大的赞。

当初他俩一同考进单位,因了这层关系,走动的比单位其他同事要近一些,常常让一些同事心生妒忌。熬了十年,两人一同被提拔为股长,看看已近不惑。

老朱,你能力强,还有机会。

朱股长笑了:幼稚。他说,这是个讲关系的时代,与能力强弱没半毛钱关系。说着将一支烟扔给郁股长。

净抽你的。

咱俩还分啥你我。

那当领导的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

我家祖坟没冒青烟呢,所以我是当不了领导的。

我是说假如。

假如真有那么一天,也不许叫我官职。说着,朱股长抡起拳头在郁股长肩头轻轻一捣:记住,还叫我老朱。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,由他们嘴里笑出的两股烟云也兴奋地聚拢在一起并热烈地拥抱,分辨不出谁是谁的烟云。

单位的人员走了一茬又一茬,单位的领

作风

江苏·汤盛杰

导换了一任又一任,十年后,朱股长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。那天,全局干部职工聚在单位会议室,当组织部领导宣布完新局长的任命走出会议室后,激动难抑的郁股长兴奋得跳起来大声喊道:“老朱,祝贺你!”

“诶——”老朱的脸拉得丝瓜一样长:“还老同志呢,一点规矩都不懂。”

像刚进入高潮的剧情,突然间没有了信号,进不得,退不回,郁股长尴尬的面孔就那样卡在众目睽睽的屏幕上,额头就如同顶着个一千瓦灯泡,照得他满面油光泼蜡。

“我今天在这里强调一下。”有人走上主席台,把麦克风调到与朱股长,不,应该说朱局长了,有人把麦克风调到与朱局长说话最佳匹配的音量。“一些同志自由主义泛滥,我行我素,目无组织,没有敬畏之心,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。”

朱局长的话像巴掌,掴得郁股长火星直冒。都怪自己,以前咋就没看透呢?他不住地埋怨自己。

有人走上主席台为朱局长的杯子续水。其实,杯子里的水还是比较满的,但那人还是往里续了一点,对朱局长献媚地笑了一下,猫腰点一下头退下主席台。朱局长的讲话也更加充沛丰满。

“你可以认为我这话刺耳。但我请你记

住:我这是在刮骨疗毒,是在治病救人,是在为你好!……”

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聚焦朱局长,然后分别发到群里和朋友圈,盛赞新局长上任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,打造一流干部队伍的雄风壮志。

郁股长握紧拳头,恨不能冲上去一拳将他打翻,可他转念一想,虽然他是拿自己开刀,可明面上,人家强调的是干部队伍作风建设,并没有点名道姓说自己,若此刻站出来,那不是自投罗网自取其辱吗?他原以为自己捧着块五香葱油饼,可一张口却吃到只苍蝇,满心的恶心,但他硬是逼着自己往下咽。

整个一天,郁股长像掉了魂的游丝鬼,做什么都不在状态。

是的,老同志了,咋就那么冲动,做事说话不经脑子呢。

转眼三年过去,朱局长因经济和男女关系问题被行政撤职,降为一般办事员。

曾经的局长办公室门前冷清了下来,偶尔有同事从门前经过,怕惊着里面人似的,提着气,悄没声息走过。

这天下午快下班时,朱办事员的微信提示音响起。这是他不干局长之后接到的第一个微信,之前他被微信和电话烦死了,他打开微信,竟是郁股长发来的:下班后到家常小炒。他有那么一刻的陌生和迟疑。但家常小炒的味道催开了他的味觉,催得他的鼻子一酸一酸的。

他记起,当初和郁股长第一次去家常小炒是他们到单位上班的第一天。那时,他们工资不高,常常邀约着去那里打牙祭。家常小炒正宗地道,尤其那里的小鱼锅贴,名满小城。

算算,他已经有三年没有去过那里了。这三年里,他没有约过他,他也没有约过他。

离家在外,无论走到哪里,总是忘不了妈妈的“葫芦拖”。

葫芦拖就是一种葫芦丝饼,这是家乡淮安的传统小食。妈妈小时候,物质匮乏,吃不上山珍海味。每当妈妈想吃好的,解解馋,外婆就去菜园子里摘下一条嫩葫芦,做成葫芦拖,那用油锅煎出来的葫芦拖既营养又美味。那时候,一家人忙活一中午,做了一大盆葫芦拖,油亮亮的,咸滋滋的,老老小小吃得心里头似流了蜜一般舒爽。这普通的葫芦丝饼,见证了父辈们的儿时记忆,它融入了暖暖的亲情,每当妈妈再做一盘这样的葫芦丝饼,我闻到了亲情的味道。

葫芦拖的做法很简单,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做,但是做法各有千秋,各有各的特点。首先,取一条葫芦,削去皮,刨成丝,放在面糊里搅拌,可以在里面加入鸡蛋,这样的馅料闻着都香。面糊不能太稀,否则不成形状;反之,也不能太厚。把锅烧热,浇入热油,把馅料浇进锅里,摊成圆形,巴掌大小。随着油花的“滋滋”声,葫芦拖就熟了,两面翻身,煎得金黄金黄的。如果想吃咸的,还可以加入盐和葱花,拌着蒜泥和酱油;如果想吃辣的,可以加入辣椒,辣椒碎末;如果吃甜的,就可以加入蜂蜜、桂花,这样的葫芦拖甜丝丝,满嘴流蜜。小孩子喜欢捏一块葫芦拖在手里,站在门槛上,望着外面的大人,一口一口地吃下去。

妈妈的葫芦丝饼最细致,最亲切,吃起来不忍心使劲地嚼,软嫩的葫芦丝饼丝滑入口,热热地溜进肚子里。我小时候放学回家,放下书包,吃着妈妈的葫芦拖;夏天酷暑,为了消暑,妈妈做葫芦拖当午饭;周末加营养餐,妈妈仍然做一盘葫芦拖。

葫芦拖是传统的淮扬菜,它清香平淡,不温不火,中和朴实,没有什么忌讳,男女老少皆可食用,是大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这样的小食何尝不是每个人心里的一丝念想?每逢佳节倍思亲,回家过节的人们,坐在餐桌上,等来一盘葫芦拖,每个人夹一筷子,“近乡情更怯”的味道油然而生,成年累月的辛勤付出、劳动,为了什么?是家中的妻儿老小,是那一沓买房子的钱,还有孩子的读书钱。家人做一盘香喷喷的葫芦拖,给游子带来心灵的慰藉,紧紧地连一家人的心联系在一起。

无论在哪里,闻到葫芦拖的味道,我好像回到了淮安。那阵淡淡的油香,多少次在我梦里飘走,那是母爱的味道。

妈妈的『葫芦拖』

江苏·吴永鑫